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疏注在二至儀會　正義曰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爲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郟以明秦晉爲成在

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戕鄭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並舉城鄭之歲不言會于夷儀

注不結至失之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爲三十也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脩成發其前戍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令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眞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

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衎雖未去林父專[illegible]國猶爲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疏注衎雖至叛也　正義曰叛者背君之名嫌無君不得爲叛故注明之林父畏衎入殺己以邑先叛故衎今雖未居位林父以背國之故猶爲叛也　注復其至義例　正義曰復其位曰復歸成十八年傳例也僖二十八年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與此衛侯衎皆書其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書名俱是歸國立文不同傳無義例史異辭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疏注卿會至貶之　正義曰僖二十九

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卿會公侯皆合貶良霄亦當貶也但向戌會公已自當貶而又有後期之責仲尼書經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有二罪也案春秋諸國之會後至者多唯退班在下不褒進先至之人此直退宋人在鄭人之下於文自足必特書良霄以駮向戌者以向戌宋之執政上卿會公親自在會後期而至惰慢之甚故特書良霄深責向戌異於他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正義曰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嗣立以來未與魯會盟而赴以名也

冬楚子蔡侯

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荅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

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據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

疏注御進至當行 正義曰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更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

注拂衣褰裳也 正義曰拂者振迅之義以其將闘知拂衣即褰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可以相通故以褰裳解拂衣

平公至卑乎 正義曰平公見其臣闘而言其庶乎者以其臣爭爲國國事必興故庶幾於治也劉炫云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心非叔向之罪

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乎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負無私欲今應客縱子負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唯言子朱之心也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納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

爲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

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加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術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令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命驗心

易生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荅寡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衍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

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

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

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戚父言更還

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爲下晉討衛張

本

【疏】殺子叔及大子角　正義曰服虔云殺大子角不

書舉重者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

弑君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

世子亦當書不得爲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

注子叔至謚故　正義曰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

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
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爲族也元年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
今云殺子叔亦是舉其族爲剽無謚故稱族也　書曰王
戮也　正義曰春秋書叛者有此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
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
黑肱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爲三叛人則
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
皆爲有地隨己故稱叛也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
自宋南里出奔楚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
隨己則不稱叛是叛雖尸皆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叛者
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爲名焉叛無凡例傳
言書曰某仲尼書爲叛也人君賜臣以邑以爲祿食臣之
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爲己有也君臣
以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
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己於法爲罪戮

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盜於列故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挾邑害國則以地重必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若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是杜以庶其之等皆爲叛也專祿者謂專君之祿以爲己有東西隨己謂之爲專服虔云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丘明以解傳也　注公聞至之言　正義曰沈氏云大叔文子聞甯喜許公之言而發歎本非而答甯喜之言而云荅者時聞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

面相荅無異故言荅合也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揔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

政矣知政國讓不失禮【疏】注先路至於王　正義曰周禮巾車云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則禮於卿大夫所當乘者名車不名路也而傳稱王賜叔孫豹鄭子蟜者皆云大路知此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也賜車稱路從王賜之名必是稟王之命故云蓋請之於王也宣十六年傳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知諸侯命臣有請王之法故云蓋也　注以路至二井　正義曰禮遺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及命服為邑之先也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劉炫云案論語有千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為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也必以為四井之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箇大邑而又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邑故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為

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爲漸賜上田之義又八邑六邑爲節級之差劉以爲大邑而規杜氏非也 注上卿至在四　正義曰十五年傳云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是伯有在子西之下也十九年傳曰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當國謂攝君事聽政謂爲上卿是子西次子展故此注以子西爲二良霄爲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如彼文次伯有在子西之上二十九年裨諶論子產位次云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政爲辟之先言伯有後言子西又是子西在伯有之下者據十九年傳子西必在伯有之上蓋其後更有進退杜據傳上文以次之耳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爲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堇父可得）弗從遂

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積子產之善【疏】秦不其然　正義曰秦不肯其如是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遣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 衛侯如晉

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士弱晉主獄大夫 秋七月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 欲共請之 晉侯兼享

之晉侯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國

景子相齊侯 景子國弱 賦蓼蕭 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

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

君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

注戚城至井也 正義曰傳言西鄙懿氏則西鄙之地以懿氏爲名也謂之懿氏則以懿爲氏族之名蓋上世有大夫姓懿氏食邑於此地因以其姓名其城也杜以懿氏既爲邑名而云取其六十故以爲取田六十井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今知非者此六十之文摠屬懿氏懿氏不見經傳則畢細可知既非卿大夫何得廣有土地分六十之邑而與孫氏且直言六十本無邑文故杜以爲六十井劉從服說以規杜氏非也

趙武至所也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諸侯之卿會公于翟泉皆貶之稱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八年諸侯之卿會晉侯于邢丘亦貶稱人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然則尊公侯罪大

夫其義一也傳文互相見耳此言趙武不書尊公也亦是罪武也故杜云罪武會公侯也其會公侯之罪向戌良霄與趙武亦同但爲别有見義不貶良霄不得揔云卿不書罪之故特言趙武不書尊公明良霄向戌亦爲尊公不應書也向戌不書後也言旣爲會公侯復爲後會期故不得如良霄書名氏也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諸會鄭在宋後此會鄭先於宋爲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如不失其所自是常事非有善可襃而得進其班者鄭班常在衛下此會齊衛不至無常班宋自當次晉此直退宋耳非進鄭也言其不失所直是不失常亦非襃文也討良霄會公亦應合貶所以得書名者方責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駮向戌非爲舍霄罪也釋例曰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侯違在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進文不得並言卿不書罪之故特言尊公明公尊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旣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别叙也以是杜言良霄會公亦合貶也言霄有不失所之進者正

請不使與宋俱退得進復其本班耳非有升進異於常也宋以後至退班不在曹人下者宋是大國退居鄭下足以爲責故令仍在曹上此會曹國最小其班正當居末曹人非後至也案翟泉之盟諸卿敵公則沒公此亦諸卿敵公不沒公者翟泉之盟杜注云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是以沒公然則此大夫敵公非公有罪是以不沒公也　注晉將至不書　正義曰下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是於此會爲將執之不得與會也不得與會而傳云衛侯會之言其至會所耳　注嘉樂至於天　正義曰嘉樂君子以下皆詩之文也晉侯賦此言己嘉樂二君也二君以晉侯樂己之故故齊賦蓼蕭言澤及於己鄭賦緇衣言不敢遠晉所以答嘉樂也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　叔向至貳也　正義曰沈氏云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其言與注合緇衣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常進衣服獻飲食是其不二心也劉炫云蓼蕭首章云既見

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注進詩至剛焉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　注子展至七穆　正義曰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寡貌觀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爲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爲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即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閒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徹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爲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

日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大子所以無罪）

而死

疏

注惠牆氏伊戾名　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下文單稱伊戾是舍族稱名故以惠牆爲氏伊戾爲名也內師者身爲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大子內事爲在內人之長也　大子知之　正義曰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故請野享之　注聒讙也　正義曰聲亂耳謂之聒多爲言語讙譁亂其耳故聒爲讙也　左師至受之　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痤死佐爲大子棄卽正爲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已故佯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爲夫人故自稱爲妾饋之錦馬也左師喜得其賜故令使者改命曰君夫人而後拜受之使棄成爲夫人傳言左師之諂也　鄭伯歸自晉　請衞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

敵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得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

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

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簡擇蒐閱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欲使楚知之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在元年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巫臣 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欲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

曰令文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疏】注聲子至舉也　正義曰聲子則經傳所云蔡公孫歸生是也傳言其子伍舉足明舉爲參之子聲子文不繫朝故云子朝之子以辨明之　伍舉至復

故　正義曰楚語云椒舉將奔晉蔡聲子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賄曰子尚良食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故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是杜所云共議歸楚之事傳云言復故謂此也　注平在明年　正義曰明年聲子始說子氏傳於此言之者蓋伍舉以此年去楚故傳記之於此年也　賞不僭而刑不濫　正義曰僭謂僭差濫謂濫佚賞不僭所賞必有功不僭差也刑不濫所刑必得罪不濫佚也　詩曰至謂也　正義曰詩大雅瞻卬之篇也言國內賢人之既云已喪亡矣則邦國盡皆困病此詩之意言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至善也　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皐陶論用刑之法也經常也言若用刑錯失等與其殺不罪之人寧失於不常之罪謂實有罪而失於妄免也此書之意懼失善也　注爲下至天子　正義曰此商頌殷武之篇詩注謂天命湯於在下之國此云爲下國所命謂下國諸侯推命湯爲天子則商書云東征西

夷怨南征北狄怨又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是也 將刑至徹樂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衆云大故刑殺也莊二十年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是禮法將刑爲之不舉也舉則以樂勸食不舉故徹去樂縣大司樂云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鄭玄云弛釋下之釋下即是徹縣也大司樂弛縣之內不言刑殺大故文不具耳 射御驅侵 正義曰救之驅車侵伐人也 注塞井夷竈以爲陳 正義曰成十六年傳說此事云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則此謀范匄所爲今以爲苗賁皇之計者鄭衆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 欒范易行以誘之 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

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也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將卒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杜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毁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丘備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亦論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爲二文不同或丘明傳聞兩說兩記之也劉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注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萃者中軍見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注夷傷至

爲熸　正義曰月令云瞻夷蔡傷知夷亦傷也於時呂錡射王中目是王傷也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相傳有此語也言軍師之敗若火滅然　子木至逆之　正義曰楚語說此事云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何爲不來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殺之其可乎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悲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辛丑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釁動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疏夫小至從之　正義曰於時鄭國勇夫皆貪欲禦寇望敗楚以

成已名故子產爲此言以破之夫此鄭國欲得戰者小人之性奮動於勇貪於禍亂冀得職閥以足滿其性所以求成武勇之名焉欲得禦寇者皆自爲其身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得從之言禦寇之計不可從也　注舋動至從也　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舋爲動也王肅云舋謂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仡[illegible]舋以軒鬐是舋爲奮動之意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爲貪也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是小人之性貪禍亂也言鄭人欲得與楚戰者皆是舋動於勇貪求名譽之人欲望因有禍亂以成已名非能爲國家計慮希長久之利不可從也定本云嗇養也非也

注於汜至南歸　正義曰杜撿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於汜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

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注起宣至斥尊正義曰周禮大國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是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禮法當稱士也以其人官卑故下士獨得旅稱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是知宰旅為冢宰之下士也劉炫云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玄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illegible]大

夫貢時事之義也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句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閘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疏注烏餘至城是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廩丘爲齊地案廩丘地在東郡則是衛之邦域齊竟不至此也羊角高魚皆在東郡廩丘與之相近齊不得別有廩丘烏餘齊之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蓋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段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宋鄭大夫得以晉地爲采邑是知齊大夫得以衛地爲采邑杜見齊人以之奔晉故釋例以爲齊地明年討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蓋以廩丘歸齊也 注取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取魯高魚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杜以被人取邑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莊十八年公追

戎于濟西傳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不覺國以爲諱盜竊魯邑而云無可諱者所言諱者諱國惡禮也係不在竊戎來不覺是國無政令故諱之此守高魚者不覺介於其庫直是守者罪耳非國之恥故諸被伐取魯邑皆不諱也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書而不諱知失邑無可諱也此亦戰于麻隧之類蓋經文脫漏耳　於是至治之　正義曰烏餘以二十四年奔晉二十五年范宣子卒趙文子代之爲政至明年始討烏餘故云乃卒治之傳先言治之下乃述其治之事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疏 注案傳至惡下 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爲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爲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於衛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

宋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之十年夏會于柤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之類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illegible]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注甯喜至從赴　正義曰大夫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殺喜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衎未[illegible]罪當死也故杜跡其應死之狀弑君之賊於法當誅衎雖不以弑剽致討其於大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注衛侯至罪兄　正義曰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侯夫稱弟

不闕反誅也鄭段去弟身爲誅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是杜以鱄之出奔非鱄之罪故跡其事以爲衛侯罪狀也衛侯始者使鱄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是則甯喜專權未爲負約而令公忠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復綏答免餘任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疏】注夏會至備矣 正義曰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以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

而揔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順也不視邾滕其是小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爲是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爲眞共敬從命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權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爲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爲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

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憚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以敕叔孫也邾滕之班不列於會豹不登新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戲不馳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改命失命之甚其君民食於深宮今一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執以違命貶之也杜言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爲小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疏】注今長至經誤　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

是而難誤也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疏使烏餘具車徒○正義曰必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烏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而覺也且烏

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其餘之衆張也慮其逃散欲聚以執之下云盡獲之是也 皆張至於晉 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聽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

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爲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

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繐[illegible]繐裳縷細而[illegible]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爲卿 文子大叔儀 注獻公至所殺 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子鮮至難乎 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納我者有功而更身死章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以得爲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明也沮止也罰有罪所以止人爲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爲違信而殺寗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爲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 注自誓不仕終身 正義曰終身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二十九年夏卒其子鮮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 注稅即至終身 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言公爲之服喪服也禮無稅服之名如稅服者不知何服也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

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
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
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遂是齊
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繐也當
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
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爲天子以外無人服此服也喪服傳
曰繐衰者小功之繐也鄭玄云治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
半細其縷者以恩輕外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疏者
謂之繐是繐者縷細而布疏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
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天
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痛愍子鮮
特爲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
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
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凡杜言獻公尋薨
謂此子鮮之卒差在獻公前耳　注此一至通耕　正義
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

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小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令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亦

（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脩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馹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

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廻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衹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

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爲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敕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

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疏】注蠹害物之蟲　正義曰釋蟲云蝎桑蠹李巡云蝎木中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

曝去書内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爲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爲蠹蟲故云害物之蟲也害物之蟲既名爲蠹蟲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軍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爲財用之蠹也　注折俎至之事　正義曰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卿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仲尼至文辭　正義曰此文甚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迹而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爲後人之法丘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之　注宋向至文辭

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卒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賓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注趙武命盈追己　正義曰沈氏曰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令云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以藩爲軍　正義曰古人行兵止則築爲壘壍以備不虞此以藩籬爲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注伯夙荀盈　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志將至及三　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爲志出口爲言志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爲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

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匹夫
至其死　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爲不信猶尚不
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蹈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賈曰足
謂倒地死也　食言者不病　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
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爲食
言也　夫能至及是　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
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力倍於楚可也子
何須懼焉又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　注兩事至孰
之　正義曰案傳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于木乃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叔孫
發魯之時未有此交相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
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
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廣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爲
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
餘人爲使季孫以己意命之無敢違者但叔孫彊直季孫
所憚告以己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命以勤之望其敬

公命而遂已志也長歷丁卯是六月二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己之意自從所欲故釋例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其閒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注季孫至貶之　正義曰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公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內自思省我君由來無命令君唯以此命命我事雖非理亦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校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貶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

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逵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

且晉至久矣 正義曰陳蔡鄭許乍南乍北成二年楚公子嬰齊爲蜀之盟諸夏之國大夫皆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

注小國主辨具 正義曰盟實大國爲主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鄫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爲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歃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爲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武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欲令趙孟下楚假此以勸之耳

注客一至爲客 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爲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

卿大夫卿大六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二十三年傳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羞鼈小堵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毋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爲賓此宋公享大夫以趙孟爲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卿敵公故以大夫爲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爲賓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爲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案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子木至對也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是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疏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正義曰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

敗政及爲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大傅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

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疏

注鶉之至君也　正義曰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此爲君是有嫌君之意於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非兄而規杜非也

注第簀也　正義曰釋器云簀謂之第

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簀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簀與簀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爲牀也 保家之主也 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 詩以至賓榮 正義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實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惡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爲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 樂以至可乎 正義曰印段賦蟋蟀義取好樂無荒無荒即不淫也好樂則用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云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

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注欲宋至邑也　正義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鬬民免死也杜以爲誅則向戌自以爲己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己得免死故請賞邑也　廢興至諸侯　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興存盛明之法術也驕[illegible]殘虐是[illegible][illegible]

昬閒之法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與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云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 削而投之 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也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

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

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

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

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

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

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

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

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杼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疏注有惡疾也 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惡疾疾之惡者也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疾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明故也 父兄莫得進矣 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任無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己故舉宗族父兄也 崔氏堞其宮 正義曰謂新

築火牆而守之 楚薳罷如晉涖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 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 在二十五年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爲齊莊公服喪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疏注謂斗至詳矣　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昬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爲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爲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爲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歷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歷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寗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疏注十二至日誤　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歷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梓愼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

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疏注梓愼至其事　正義曰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飢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注歲歲至失次　正義曰左傳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鎭星金精曰大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値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

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年巳在玄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歆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巳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

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歷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　注時菑至發洩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爲無冰而發知時菑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菑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暖之菑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爲菑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遏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由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揔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案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雨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注蛇玄至所乘正義曰蟲獸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南

首北尾也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共爲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爲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爲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爲名爲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注歲星至之星　正義曰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故龍爲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爲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愼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枵耗至何爲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爲其中土虛不實而人民耗損不饑何爲也地氣發泄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魯

赤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於宋鄭故梓愼唯言宋鄭饑耳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蕃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在

二十五年疏注陳侯至薊縣　正義曰傳言宋之盟故也杜明之陳蔡胡沈在諸國之下止爲楚屬發傳故
爲宋盟朝晉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爲宋之盟也
譜云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歎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

小事至禮也　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

衞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衞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衞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

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迋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

傳刊本疏君小國事大國　正義曰一百宋古本夕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爲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

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令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

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禆竈曰今玆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禆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

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禆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疏今執至敢憚　正義曰執事謂楚也楚人詰大叔唯有止還之語耳令游吉還使鄭伯來故游吉原其意爲此辭作甚之言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遠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爲不利也小國是懼懼楚不利耳不敢自憚勞也　注復上至故凶　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爻至上六爲純坤又將從下變之故復爲極陰反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無所往故爲迷也既迷而後反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爲失道已遠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興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頤爲養也　注謂欲至其願　正義曰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今不願道理唯欲復其本願　注幾近至亦難　正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　注旅客至所在　正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羇旅旅皆是客故爲客處也歲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爲客寄也昭三十二年傳云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偪之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爲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爲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唯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裨竈能知亦非吾徒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在於人各自有意見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以喪掌次舍者）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

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

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注至鄰至郊勞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墠者先儒以為除地曰墠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云三壇同墠是作壇在除地之内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為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墠也案下云作壇以昭其功以昭其禍若是除地莫發尋言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者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

亦皆循之　正義曰言因[illegible]

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

共誅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將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爲尸爲祭尸慶奊爲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内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

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奚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

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

伐內宮陳鍼[illegible]公所[illegible]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

許遂乘齊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

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東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

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工樂師茅

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疏】國遷朝焉　正義曰慶封雖與舍政使舍知政事耳封猶
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嬖家朝焉　使諸亡
反之　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
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
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反之　宗不余
辟　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女亦辟宗癸譏慶舍為宗言彼
宗不於我處相辟也　公膳日雙雞　正義曰案禮記玉
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
其大夫則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

之事不如禮也　更之以鶩　正義曰釋鳥云舒鳧鶩舍
人曰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郭璞曰
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
遲別野名耳其爲鴨一也　以其洎饋　正義曰說文云
洎灌釜也周禮士師職云祀五帝則洎鑊水鄭玄云洎謂
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
汁爲洎去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注二子皆惠
公孫　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十年傳曰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注慶封至之道
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爲六道旁出
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爲六軌也　慶奊爲上獻
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
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爲上獻而奊
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即繩也爲下殺
慶繩張本　注優俳　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
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

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袁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曰俳諧集　慶氏之馬善驚　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有此語今人謂數驚爲好驚好亦善之意也　注魚里至觀之　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難以爲規一何煩碎　注甍屋棟　正義曰先儒相傳爲然也張衡西京賦曰甍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凴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　注禮食至不共　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擩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芼於上鉶之間祭飲食於上豆之閒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衆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祭爲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　注句餘至吳邑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邪

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癸巳天王崩未
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
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
之丘在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
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與選公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放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

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不

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

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

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

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

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注六十邑 正義曰傳直言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疏 六十杜知六十邑者下云與
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 外不得宰 正義
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爲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
得益邶殿耳 夫民至幅之 正義曰人皆欲生計重厚
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
德以爲邊幅使有度也 武王有亂臣十人 正義曰尚
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
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
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不十人不足以葬 正義曰榮
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
王聖人十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
凡人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唯取同心之義
與我其拱璧 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故云崔氏大璧拱
謂合兩手也此璧兩手拱抱之故爲大璧 注始求至知
之 正義曰始求崔杼尸不得嫌以他尸代之傳言國人

猶知之皆曰崔子言猶尚識其形知是眞崔子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巳有楚

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消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

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

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

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

平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鵝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疏】濟澤至敬

也　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必獨言濟者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是女之服蘭也　向戌至楚也　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爲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喪甲之隙下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疏注徵審至發例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徵之訓亦爲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爲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譏其怠慢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四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